

淮南子卷十九

武進莊達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題篇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

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以為先爲術如此乃可謂得道之法也

吾以為不

然嘗試問之矣

以為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于聖人矣

若夫神農堯舜禹

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

言五人可謂聖人耶有論者何能廢其道

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

言不得無爲也

古者民茹草

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蜨之肉

達吉按太平御覽蜨引作蚌

時多疾

病毒傷之害

害患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疾作疹

於是神農乃始教民

播種五穀

菽麥黍稷稷稻也

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

相視也燥乾也瘠角

高陵也下濕也達吉按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

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

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西教

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

所聚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放

遠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崇

謹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謹堯使臣也崇

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緡雲氏之裔子

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曰

放三苗國民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共工

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為鴻

範曰鯀則殛矣然則渾敦窮奇饕餮養生至四裔可知也

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

室南征三苗道次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

往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次時舜

死蒼梧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禹沐浴霑雨櫛扶風勞

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禹沐浴霑雨櫛扶風勞

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

梳櫛也達吉按中立府四子本作沐浴霑雨梳櫛扶

風太平御覽引決江疏河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

無浴梳二字決江疏河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

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鯨魚遊其中上行得上

言鑿伊闕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脩彭蠡之

入洛水故曰闕也達吉按鯨一本作鯨字脩彭蠡之

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蠡澤名在

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行用藁水行用舟陸行

用車澤行用藁隨循也栞石栞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

禹

勞

為

扶

風

之

故

上

行

得

之

故

禹沐浴霑雨櫛扶風勞

禹沐浴霑雨櫛扶風勞

禹沐浴霑雨櫛扶風勞

禹沐浴霑雨櫛扶風勞

禹沐浴霑雨櫛扶風勞

禹沐浴霑雨櫛扶風勞

禹沐浴霑雨櫛扶風勞

禹沐浴霑雨櫛扶風勞

禹沐浴霑雨櫛扶風勞

禹沐浴霑雨櫛扶風勞

禹沐浴霑雨櫛扶風勞

禹沐浴霑雨櫛扶風勞

死蒼梧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

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

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

梳櫛也達吉按中立府四子本

風太平御覽引決江疏河決疏

無浴梳二字決江疏河決疏道

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

言鑿伊闕山名禹開截山體令

入洛水故曰闕也達吉按鯨一

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

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

用車澤行用藁隨循也栞石栞

禹之國是揚夙興夜寐以致聰

民氓曰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

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無

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

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

百姓

百姓

百姓

百姓

百姓

百姓

百姓

卷十九

卷十九

卷十九

卷十九

卷十九

卷十九

卷十九

卷十九

卷十九

卷十九

卷十九

卷十九

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譙責也讓夏此五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爲之也

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解懈情

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達吉按挈一石之

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

乎達吉按太平御覽其重於尊亦遠也達猶多也且夫聖人

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

之窮是故禹之爲水達吉按太平御覽無之字以身解

於陽盱之河爲治水解除之解陽盱河蓋在秦地湯早以身禱

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下聖人憂

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悖繆且古之立

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

也逸安也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

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齊等也

達吉按藏本無一字葉有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

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絕國殊俗僻遠幽

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及也

立置以爲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

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

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

伊尹處于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調呂望

陰陽行其道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鼓刀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岳之後四岳左禹治水有功

故曰鼓刀入周自殷而往爲文王太百里奚轉鬻百里奚虞

臣自知虞公不可諫而去轉行管仲束縛管仲傅相齊

自賣於秦為穆公相而秦與也孔子糾之難而奔秦束縛以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

歸齊桓公用之而伯也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厥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達吉按突音深俗本作突字誤是以聖

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

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言必踰瘦

之事治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蓋聞傳書曰神農憊

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

悴堯瘦臞舜黹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

姓甚矣甚重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職不動思慮

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

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麋是裴聽其自流

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

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

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

事成而身弗伐伐自矜大其善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

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爇井以淮灌山此用

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火不可以爇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

有爲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夏

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此皆因其

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言無爲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也體

行也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

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

墨子名翟
悼傷也

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

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

自從趨走郢楚都今南
郡江陵北里郢是也

曰臣聞

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

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

且攻之乎

頓罷挫辱折銳精攻無罪之實故
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

王曰必不

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

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

攻宋曷爲弗取

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
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器械設施也

墨

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

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

人猶於
下也

是乃偃兵輟不攻宋

輟止也

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

過其閭而軾之

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曰軾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尙

威武也

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

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

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

聲名也施行也

寡人敢勿軾乎

勿無也

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

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

雖以已易寡人不爲

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

吾曰悠悠慙

于影

影形也

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

諫曰段干木賢者

庾秦大夫也或作唐

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

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

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

跌疾行也段蹠趨走也

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

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于存國

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甔或以盆盂其方

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

謠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

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謠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

徵應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感發也夫聖

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效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

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揆之故不

欲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馬

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

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

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齧咋足以嗜肌

碎骨蹏蹏足以破盧陷囟咋齧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

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堦弗

敢辭達吉按太平御覽一引作弗敢辭也一引作弗敢違戾故其形之為馬馬不

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龔蟲也無知也而可以通

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

仁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

道者堯舜文王也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是也沉醺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

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

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弟能化詩云誨爾諄諄聽

我貌貌是

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

說者西施陽文也

曼頰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達吉按文

選注引許春注云陽文楚之好人也與此畧異

啗腴哆嚙蘧蔭戚施雖粉白黛

黑弗能爲美者嫫母妣惟也

啗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腴讀夔哆讀大口之哆嚙

讀楚薦氏之薦蘧蔭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嫫母妣惟

古之醜女嫫讀如模範之模妣讀人得風病之靡惟讀近妣妣惟一說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

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諭也

諭導也

而芳澤之所施

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

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

食以一躡之難輟足不行惑也

躡躡楚人謂躡也言以飽而不食躡而不行諭

丹朱商均不可教也而非學故謂之惑也

今有良馬不待策鑿而行驚馬雖

兩鑿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鑿而御則愚矣

爲良馬能自走不復

用筆得驚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

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

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招脇傷幹

武士也楚人謂士爲武招折也

爲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

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

九天八方中央故曰

九頂極高底極卑也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

公平

夫橘柚

冬生而人曰冬死冬者衆薺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衆

衆

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

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

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胡人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為本也

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駮駮忿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亦舉多駮讀似質緩氣言之

者在舌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訛者言訛讀燕人言

趨操善趨者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謂之訛同也

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儒家年一十無夫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

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鬣冉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

之色洞達聖道也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仁言也齊無倦舜二瞳子無私無所愛憎也

是謂重明言能知人舉十六相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為後世所法論語舜

有天下煥乎其有文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亢也大通天下

章巍巍乎此之謂也禹傳曰劉子觀于洛汭曰微摧下滯興利除害疏河決江禹吾其魚乎故曰興利除

害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人故曰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

親文王為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而有二受命而王故曰百姓所親也皐陶馬喙是謂

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曰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察猶知也禹生

於石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契

幅背而出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是也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

史皇或曰頡皇羿左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達吉按吳處士江聲曰羿有窮君不得

云賢者高注非是此乃堯時之羿耳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

生以千歲為近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王也奉助也四俊

之才難才千人為俊謂皐陶稷契史皇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

欲蹙水也蹙履也夫純鈎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

則不能入純鈎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及加之砥礪摩

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龍舟大陸剗犀甲言利明鏡之始

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旃鬢眉微

豪可得而察

旃摩微細察見按太平御覽作砥旃

達吉

夫學亦人之砥錫

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

以用也過非也

知者之所短不

若愚者之所脩

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足謂愚有所不昧也

賢者之所不足

不若衆人之有餘

衆凡也

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治刻刑

鏤法亂脩曲出

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

其爲

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

及猶如也

蔡之幼女衛之稚質

蔡國今南

陽河曲衛故在河內後徙頓邱今東陽郡稚質亦少女也

梱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

赤文

梱叩

椽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沒黑耳亦言其巧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如今之綬也沒黑見赤

言其巧也

禹湯之智不能逮

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

夫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